

三國志

魏

冊七



魏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
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
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
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
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
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
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
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

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

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

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

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

竟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

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

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

之以呼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

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先王召我者欲立

汝也植曰不可不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

見袁氏兄弟乎不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

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

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

時以鄢陵堵薄使洽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

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

過中牟不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

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

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

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諡曰

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鑾輅龍

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

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

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

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

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

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

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

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

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

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
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
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
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
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性簡易不
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
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
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
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
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
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
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
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
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
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

載令曰始出者謂子建兒中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

否從子建私侯長司馬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也恐吾

適恒使便復爾誰為心腹將行不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

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罪誅脩植

益內不自安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

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

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

捷愛幸來也僕少好辭賦迄至宣獨步於漢南孔璋

然今世河朔可長擅名於青士公幹振藻於海隅德

謂掘靈蛇之大珠魏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

設子猶網不以能該飛之翰絕八絃一舉千里也盡集

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

也世人不聽于今能無病僕亦好人譏彈其後有之不

以才不能改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使僕潤所疑難乎

文之佳麗以爲自得之昔世誰相知定與吾人通邪至於
 數此達言以爲美談不能錯乃一可字以論於淑媛而好
 制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劉季緒五帝罪三王皆五伯好
 未利乃一章以撫利病昔田巴毀才不逮於作者而伯
 詆阿文若田氏今千仲魯連一說難可終無身口劉生
 於稷未若蘭今之仲魯連一說難可終無身口劉生
 各有所好尚蘭今之仲魯連一說難可終無身口劉生
 逐臭之夫咸池英蕙之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
 街談巷說必同哉今往擊轅少小歌有著應辭賦一匹夫與夫
 未也昔楊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耳猶揚壯夫不爲也
 世雖薄德位爲藩侯功庶幾以戮力墨爲勳績下頌爲建
 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行一將之採言雖未實藏錄
 君子哉若得志不果吾道不成人亦將之採言雖未實藏錄
 辨時俗之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迎書今日論
 乎其名山之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迎書今日論
 懷其情曰不侍辱來命若彌矣年載文誦獨愛顧之隆使係
 仰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
 頌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高遠近觀
 風聲仰少長不暇盛目周章發之省覽有何聖善駭於教遠近觀
 惟君侯少長不暇盛目周章發之省覽有何聖善駭於教遠近觀

者徒謂能文昭懿乃舍王超陳度而已不謂復能兼覽
 傳記留聽於此乎又嘗親見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而誰能至者傾乎又嘗親見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其若無所踰焉心借書於手殆不斯矣是以對鵬而辭
 日若賦不彌日然猥受西顧施之使容歸定其貌者成
 作暑事不彌日然猥受西顧施之使容歸定其貌者成
 想執事不彌日然猥受西顧施之使容歸定其貌者成
 能損益呂卓南字千絕凡庸也第子之賦市人拱
 手者聖賢孔公風雅無殊耳周之徒則皆有曉事彊
 之流不更其少作迹此鄙宗之過言竊以銘未之思
 著一書悔其少作迹此鄙宗之過言竊以銘未之思
 君侯乃不聖賢之顯迹此鄙宗之過言竊以銘未之思
 也若乃不聖賢之顯迹此鄙宗之過言竊以銘未之思
 書名竹帛此自矜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竊備矜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季緒瑣瑣而植何足連綴其相往來亦不此甚自絕後
 縱見疏瑣瑣而植何足連綴其相往來亦不此甚自絕後
 四年秋謂公以人後我固自以死之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臨死謂公以人後我固自以死之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曹植也脩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服之立遂有天下
 初脩以所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服之立遂有天下
 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在車顧
 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也今劉表子
 見之賜髦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臣緒案呂氏春秋
 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臣緒案呂氏春秋

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不自若而

居海上海上其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人不能去此

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公子亦見皇覽文

多故不載世語曰長吳質與謀以植為嗣太子惠之推

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太子未及推

車載廢麗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以植為嗣太子未及推

驗太子懼告質曰何患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

惑之脩必復重白何患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

子從之脩果白而無所入太祖當就植慮事有開付度

凌並為之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開付度

太祖意豫太祖怪其捷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

出答己入太祖怪其捷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

各不出鄴城一門密勅戒門不得出觀其所為太子至

門守者植從之還修先戒門不得出觀其所為太子至

斬守名植從之還修先戒門不得出觀其所為太子至

皆知者植從之還修先戒門不得出觀其所為太子至

早卒王準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冀州記曰

準見準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冀州記曰

已成都王知準不洽猶以其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

為軍謀祭酒準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

以示懷賢尚德後舉事未施與裴頠樂善遣往國彥

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韻謂檢謂準當及卿然髦

少減性弘方愛嶠淳愛髦之高韻與裴頠樂善遣往國彥

然髦也廣性清愛嶠淳愛髦之高韻與裴頠樂善遣往國彥

也評者以精出嶠雖有曰高韻而神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魏也評者以精出嶠雖有曰高韻而神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志卷十九 五 中華書局聚

暢云嶠嶠似準而疎嶠弟俊俊字惠彦最
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

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

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命故王怒偏而醉
之王召植植不能受命故王怒偏而醉 文帝即王位

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也魏略曰宿與太正禮沛郡人

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謂然

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

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隸校尉前後數

來過諸將飲酒矣天子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

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

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

愛女未必悅也以為嘉其才明曰子掾好太從之尋

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明曰子掾好太從之尋
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
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蓄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
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
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儀
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
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嘗
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
從容謂太祖曰臨蓄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

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
 之賢才君于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欲以勸
 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立之為
 太祖所以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存之
 嗣何如虞曰此國家之與及所與聞臣莫若於君知
 非愚劣瑣賤者所不敢論明閭父不問賢愚而能知
 其臣子者何蓋由君相知非一專一物相盡非一日
 夕況明公加之謂以聖哲習命以合人心得之於須臾
 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
 垂之於萬世者也真不避斧鉞植與諸侯並就國黃
 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
 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
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其年改封鄆城
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
 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
 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
 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
 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

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
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
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
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
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
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
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
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
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
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
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
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旣化率
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

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
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
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
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
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
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榮
榮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
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
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
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
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
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
立豪鷲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

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
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
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
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
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
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
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
隈遵彼河澣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驂倦
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
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
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
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略

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
荆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

魏	手	子	不	遠	置	響	沒	往	心	草	蟬	狼	愛	馬	潦	領	濟	將	國	及	待	泣	喜	對	而	
將	久	懷	分	莫	不	能	身	形	長	不	鳴	止	當	在	玄	浩	情	歸	使	白	遇	涕	及	帝	關	
何	吾	苦	日	復	陳	追	自	不	歎	食	我	踟	衢	居	黃	橫	內	舊	者	馬	諸	太	見	泣	吏	
時	欺	辛	親	丈	自	衰	孤	歸	息	歸	側	踟	蒼	本	玄	中	大	疆	不	王	國	后	之	會	以	
王	變	苦	何	夫	顧	人	魂	息	鳥	野	何	亦	蠅	圖	黃	田	谷	清	聽	彪	法	為	帝	植	聞	
其	故	辛	必	志	非	處	翔	何	赴	何	何	間	相	猶	絕	何	越	晨	植	還	峻	不	猶	科	帝	
愛	在	何	同	四	金	一	故	所	高	條	留	白	黑	偕	進	軌	洪	發	發	欲	城	乃	色	逆	使	
玉	斯	慮	衾	海	石	世	域	為	林	條	留	白	黑	偕	進	軌	洪	皇	憤	同	王	乃	色	逆	人	
體	須	思	儻	萬	咄	忽	靈	天	翻	白	相	巧	更	不	鬱	登	高	邑	告	離	路	聽	不	徒	得	
俱	百	天	然	後	猶	令	朝	寄	與	羽	西	終	極	欲	鳴	紆	鬱	日	離	而	東	復	與	語	見	
享	年	命	展	猶	心	悲	年	存	者	勿	復	過	影	士	一	撫	寒	日	而	國	欲	漸	漸	地	也	
黃	誰	信	可	勤	鄰	心	年	存	者	勿	復	過	影	士	一	撫	寒	日	而	國	欲	漸	漸	地	也	
髮	能	疑	倉	恩	心	年	存	者	勿	復	過	影	士	一	撫	寒	日	而	國	欲	漸	漸	地	也		
期	持	虛	卒	苟	不	我	神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收	離	無	求	列	仙	情	能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棄	在
涕	別	永	長	塗	會	援																				
卽	永	長	塗	會	援																					
長	塗	會	援																							
塗	會	援																								
會	援																									
援																										

此筆從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怒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甍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
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
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
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
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
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

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

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

魏

志

卷十九

九一中華書局聚

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驅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

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烏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劔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

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

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

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

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

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

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勿頸而死則亦不免為

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

朝天子會諸侯變辭氣不一劍三戰之披桓公之心於壇

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而行小節也若此絕纓盜馬之

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

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

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

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

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

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
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
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
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
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
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
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
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魏略曰植雖上
月故曰夫入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
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
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以
為榮而壯夫以爲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
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利故孔子有夕死
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
志或有不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也
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也
三年徙

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
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
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
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
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
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
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
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
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

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
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
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
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
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
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
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
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
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

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
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
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
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
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
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
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
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
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

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

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
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
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
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
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
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
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
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
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
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
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
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

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
貧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
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
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
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
西有殫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鼉鼉謹譁於
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益腕矣
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
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
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
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
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
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

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
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
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
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
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
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
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闡與之合竊
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
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
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
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
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
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

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

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
 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
 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
 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
 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
 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鷲少挂聖意者
 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
 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魏略曰是後大發士
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
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
等其信是以戮無凶無重賞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
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
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相所以投
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
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
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
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
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

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
 和聲和聲宜走於至是管仲齊之少年以信而和臣初受
 封策書曰宿昔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
 藩輔而所親事凡百二十五人皆正復不耳順或使年壯備
 賁官騎及魏校乘城顧屏不足自救況皆復耄耄就之諸
 乎不虞檢校東藩使顧屏不足自救況皆復耄耄就之諸
 國而有士子不合過五辦者人願將為三軍益損不復
 賴此方外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願將為三軍益損不復
 小兒負襁子以揮涕增河鱗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習益
 於臣家小兒甚有廢損又上士息後三送兼人己竭
 惟尚有家計兒七入歲已上士息後三送兼人己竭
 屬者凡三年者七臥床席非糜不食聾不視氣息人裁
 惟正須此小兒未堪大可使宿衛難不視氣息人裁
 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可使宿衛難不視氣息人裁
 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不委下吏而己陛下親自經營
 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己陛下親自經營
 三至士子給國長信復發明詔之下如有若餒日保金
 石之恩必明神國長信復發明詔之下如有若餒日保金
 並復見送晦若國之信復發明詔之下如有若餒日保金
 百寮之右居藩國之晦任為失圖伏以陛下既習爵臣
 陵不使其危居藩國之晦任為失圖伏以陛下既習爵臣
 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庶宅若柏成巷於野顏

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

聽臣之業雖進無成淵原憲之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

室如之雖進無成淵原憲之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

然伏於朝終未肯聽小憂執無已之當羈絆於世繩

維繫於位懷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當羈絆於世繩

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

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

恩詔之皆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

遂還之皆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

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

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

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

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
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常為瑟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
去本根逝風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
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
飄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
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中林草秋連翻歷五山流
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連翻歷五山流

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屏之盛曰異哉穆氏之封建也
 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
 之義漢初之封或雖儻七國矯枉過也且魏然也漢
 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入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漢
 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
 異族勢同魂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
 代之興亡曹罔論之詳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
 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
 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
 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
 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
 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
 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
 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志別傳曰志字允恭
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
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郵城公發詔以帝與語
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
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

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

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彭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也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魏志卷十九

魏志卷十九考證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師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寵日衰注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爾冊府作以臣清植按此文甚拘玩其大意蓋謂恐吾它出時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爲者故欲管攝而盡將之以行旣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不可信類如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爲心腹作以字於義較順

內不自安注其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苦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一本作慮事有關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訛作直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文選此下多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二句

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授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監本靖誤作靜今改

正

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文選作長纓占其王

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燭臣照按螢古字

作熒熒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

虫

偃武行文之美○行文冊府作修文

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冊府作賜須臾之

間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訛作共今改正

魏志卷十九考證

魏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元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愨王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冲

中山恭王衮

濟陽懷王珪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郟戴公子整

剛殤公子勤

樊安公均子乘

廣宗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襲

東武陽懷王鑿

清河悼王貢

元城哀王禮

邯鄲懷王邕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

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愨王昂相殤王鑠環

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

王林中山恭王衮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珪陳留恭王

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
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
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
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
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
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
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嘉平
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
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

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
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
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
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
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
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
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前穿單衣如鼠齧
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
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尙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

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

者前後數十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冤枉

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

一類之言而分以為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

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

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

武其易言則流涕為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

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

黃初二年追贈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

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

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

祚克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
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
道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持節兼謁
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

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三年進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

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璽

書曰制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董和齋珠玉來
到京師慢令違制繩之以法朕用無然不寧于以
非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
懿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疵道或謬于細人忽忘
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忘
覺悟以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
聖慮所以累德者而慎行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
常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
者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而脩之則行
全矣彭入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
尼論昭斯義率意無怠改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
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改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字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
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
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字同止
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
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

疾篤拜字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字深固讓
帝意亦變遂免字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字之子入繼
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
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
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
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
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
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袞
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

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
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
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
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
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
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
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
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
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絰
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
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避

迨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

七百五十魏書載壘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

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

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

諸君子與之王其誦哀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

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哀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

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

省疾哀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

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

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

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北域必往

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

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

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

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
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
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
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
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
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
內奉令于太妃閨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
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
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賄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
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
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琰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
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琰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

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
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
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
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
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
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
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
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
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

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

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

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太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

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

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

於諸弟又長年小常呼文帝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

耳文帝又怒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

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

後尋朱建平傳知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

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

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

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

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

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

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

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

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

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侍尉王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充州刺史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

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

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

為國之後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

風發之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

無異嚮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
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
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
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
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脩潔
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
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

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

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

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諡曰悼公無

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勣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勣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檣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

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郵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

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
才叙用翁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珍做宋版印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
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
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
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
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
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
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
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
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
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
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
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

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

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

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

乖常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興

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

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

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

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

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

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

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

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

轉重	長之	城不	是固	知樂	同秦	謹宵	重不	相備	長則	有近	其夫	宗昵
相親	迫後	生以	也也	獨者	其二	撰心	或忘	救詩	久有	與則	弊親	子近
攻威	宗浸	及晉	輕故	治人	憂世	合無	釋禦	於不	本與	共其	也親	維尊
伐任	姬以	戮其	重與	之必	秦而	所衛	侮不	喪云	支同	宗劫	道由	賢書
吳用	姦陵	其衰	足人	不憂	王亡	聞臣	之任	乎亂	其百	盟先	奪專	是日
并賢	情遲	也也	以共	能其	獨何	竊論	事一	鶴之	禍夫	藩聖	用觀	克明
於能	散楚	桓文	相守	久憂	制則	惟此	何則	際同	然故	之固	則其	峻德
越枝	於楚	綱帥	鎮之	也與	其三	成敗	旦疆	在魏	今然	與遠	其漸	非賢
晉葉	憑江	而禮	親親	故民	代之	論不	場患	尊兄	故能	守其	也也	無以
分碩	懷逆	復苞	疎疎	同其	之君	曰安	稱同	弟憂	有士	其仁	微博	與九
為茂	逆固	茅不	以而	安者	危與	昔席	警也	禍急	其法	安賢	博求	親功
三本	謀方	諸不	相兩	治之	而天	夏思	關今	之難	國家	則賢	賢求	非詩
魯根	於城	侯貢	衛用	人必	莫救	殷獻	門則	以斯	保其	有輔	親賢	云懷
滅賴	於城	雖心	并參	知獨	夫其	周丹	反不	言言	親其	與弼	之疏	無德
於之	與心	而復	兼同	守其	與民	歷誠	拒然	之明	社稷	享其	而並	與德
楚與	斯希	復楚	路異	之危	民故	數策	股肱	之兄	之稷	其福	用任	維維
鄭自	豈九	肅二	塞而	先王	共天	十而	不扶	之兄	道歷	盛危	之則	寧寧
兼此	非鼎	霸不	節建	能王	其下	而闕	不扶	之兄	道歷	盛危	之則	寧寧
於之	非鼎	霸不	節建	能王	其下	而闕	不扶	之兄	道歷	盛危	之則	寧寧
韓後	信而	霸不	節建	能王	其下	而闕	不扶	之兄	道歷	盛危	之則	寧寧

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
 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叔降為庶
 勢入猶枝地驕持詐之術征伐關東食九國至於始
 皇乃定乎天位曠日若彼用若苞桑周德其固可謂
 拔之矣秦觀周之弊樂之為教任苛刻之政于第五
 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于第五等尺
 之矣秦觀周之弊樂之為教任苛刻之政于第五等尺
 侯以封功藩衛無仁心不地內無宗子以政于第五
 猶寒心刈股肱獨任芻腹以浮舟關海之固棹權觀
 之猶寒心刈股肱獨任芻腹以浮舟關海之固棹權觀
 孫帝周之萬世封子弟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
 聞殷周之萬世封子弟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
 以內而救事不為匹夫卒而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斯偏說凡而紕其議至廢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
 之重於誅制易宗室胡任少刻薄之教長商訟父之
 業不徒改制易宗室胡任少刻薄之教長商訟父之
 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
 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可
 國分於後向使始三皇代淳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
 有定主枝葉相扶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
 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行

魏	落	之	能	必	為	弱	室	里	之	拔	閭	轍	代	奉	鯨	愍	祖	室	能	國	期	秦	己	弱	忠	為
者	禮	之	置	偏	枝	子	之	業	不	迹	不	天	天	天	漢	武	武	相	國	至	之	成	不	孝	之	
本	也	人	百	師	備	弟	士	也	聞	子	聞	存	禪	禪	迎	皇	皇	使	孤	于	失	紹	能	於	符	
孤	夫	耻	人	之	萬	曾	兼	且	外	第	第	位	大	大	帝	帝	帝	由	立	桓	策	漢	有	惠	命	
故	泉	與	之	帥	一	無	軍	今	無	國	王	而	不	不	傾	躬	躬	是	於	靈	襲	嗣	定	文	頌	
語	竭	非	上	而	之	武	一	之	盤	空	之	魏	魏	魏	覆	聖	聖	天	上	周	周	於	耳	之	莽	
曰	則	類	使	宗	虞	人	之	州	石	政	虛	用	大	大	龍	明	明	下	臣	賢	之	既	賴	間	恩	
百	流	為	夫	室	也	間	任	牧	宗	權	之	其	魏	魏	飛	之	之	鼎	弄	執	舊	絕	光	而	德	
足	涸	伍	廉	有	今	廁	或	郡	盟	均	地	長	之	之	都	資	資	沸	權	衡	制	斯	武	叛	豈	
之	根	非	高	文	之	其	比	守	之	匹	君	策	興	興	頹	兼	兼	奸	於	朝	踵	豈	皇	逆	不	
蟲	朽	所	之	者	用	間	國	古	助	夫	有	于	于	于	德	神	而	凶	下	無	亡	非	帝	於	哀	
至	則	以	士	必	賢	與	數	之	非	勢	不	前	前	前	動	武	身	並	本	死	國	宗	挺	哀	哉	
死	葉	勸	畢	限	或	相	人	方	所	齊	使	之	之	之	天	之	無	爭	未	難	之	子	不	平	由	
不	枯	進	志	小	超	維	或	伯	以	凡	之	之	十	十	地	略	所	宗	不	法	而	之	世	之	斯	
僵	枝	賢	於	縣	為	持	兄	諸	安	庶	民	傾	有	有	義	掃	耻	廟	能	臣	而	力	之	際	言	
以	繁	能	衡	之	名	非	弟	侯	社	內	宗	覆	四	年	感	除	王	處	相	外	無	也	之	也	之	
扶	者	衰	輒	宰	都	所	並	皆	稷	無	室	而	不	矣	人	凶	網	悲	為	御	同	而	禽	王	宗	
之	陰	異	之	有	武	以	據	跨	為	深	竄	於	改	觀	神	逆	之	夫	灰	身	憂	曾	王	權	宗	
者	根	宗	內	武	主	疆	而	有	萬	根	於	不	於	五	漢	剪	廢	魏	身	首	疆	不	莽	子	獨	
衆	條	室	才	者	或	幹	宗	千	世	不	間	於	五	五	氏	滅	絕	太	宮	不	之	監	於	勢	獨	

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
 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
 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之徒於山林之中
 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夫樹猶親戚猶急將若之何
 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猶懼其離叛危猶將若之何
 不則輕而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猶將若之何
 是以聖王安而無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無懼
 是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懼危之
 患矣罔中常侍兄叔與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
 天子幼稚罔冀以此論感悟曹爽不能納時

魏志卷二十

魏志卷二十考證

鄧哀王冲智意所及○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何焯曰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數中本有此法

彭城王據劄縣二千戶注列書載璽書曰○列書疑作魏書

中山恭王衮衮獨譚思經典○譚疑當作覃

楚王彪元年為有司所奏○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注同聲無異嚮○嚮毛本作響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王一本作玉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蠶食九國○蠶食元本作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 徐榘 陳琳 邱鄆 淳 阮瑀 繁欽 應瑒 路粹

丁儀 阮籍 丁廙 嵇康 楊脩 桓威 荀緯 吳質 應璩

衛顛 王象 劉虞 劉劭 仲長統

蘇林 孫該 韋肇 杜摯 夏侯惠 傅嘏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

漢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

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

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

為司空以水災免而膺亦免歸故郡二人行之以直道

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則禎祥必

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

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魏志卷二十一 一中華書局聚

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

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

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

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

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

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

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臣實也通悅者簡易也

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有文士傳載粲說琮曰僕

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

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各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

家欲為帝王人欲為公侯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見

能對案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也
謀出世權衰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
右破烏丸於白登就其餘臬夷蕩定者聽粲計卷甲倒

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
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
案孫權自軍父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
驅權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荆州劉備卻後數
年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不相豫以此知張騭假爲
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騭假爲
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騭虛僞
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爲丞

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
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法
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
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
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
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
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
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

恆典之擊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

也粲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

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

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

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

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

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

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習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

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

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

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

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反東平劉楨字

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

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

命以疾休息後除上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

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

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

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

立乎今將軍搃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

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

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

他大兵合聚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

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

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

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

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

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

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太

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

瑀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

就技入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

曰奔奔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

怨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荀敷大悅臣松之

案為曹氏典略擊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辭疾避役

中焚之乃出及征馬超又與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

作書與劉備及之馬超又與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

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在長安此六年得

入關耳而張鷹云初得瑀時太祖為魏公而云瑀能亂

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

吐屬不成語如瑀之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略曰琳

檄草成呈太祖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疾發嘗使瑀所

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疾發嘗使瑀所

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瑒隨從而竟不能增損草琳

徙門下督瑒為倉曹掾屬瑒各被太祖辟為丞相

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書曰華嶠漢

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

子凡百餘篇辭雖不與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

著中漢廷制度百官儀及禮儀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

至泰山太守劭弟瑒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士

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清才以文學見

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側今雖取之物勿嫌其不反也

士之好南垣之荆山登之窈窕元后之寶隨侯綴侍臣

之憤上發四寶者伏之朽外亦皆未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

屋初成而服卑者先所立修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先也故夏

巧粒恨皆如帶無他特為諸公殊異尚愛其後太子嘗

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感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人咸

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場楨二十二年

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

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

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

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

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

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

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

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

人自一時之儔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

為丞相主簿建陳留路粹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

安二武安初以高才與京北嚴像初平中隨車駕至三

輔文出為揚州刺史北祖使粹為酒與陳琳阮

有等典記室及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

融罪其大略言融為聖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

必卯圖不軌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與中微行唐突

宮掖又與白不衣禰衡言論放蕩淵復生凡說融諸如

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

此輩辭語也甚多融九粹後人觀粹書令從大軍至漢

而畏其筆也至十融九粹後人觀粹書令從大軍至漢

中坐違禁位特用其法為長史與粹善聞其死為之

歎惜及卽位特用其法為長史與粹善聞其死為之

連鄒陽之徒援譬路諸人解後文誠彼何昔不辯若哉

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解後文誠彼何昔不辯若哉

問大鴻臚論者仲將仲云仲宣傷於肥蔥休伯都

無格檢元瑜非徒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

驚矣然彼為非徒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

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沛國丁儀丁廙

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

例儀虞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敘錄曰緯字

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

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場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

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璩字休璩

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

即位稍遷侍中嘉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

為侍中以典著焉其言雖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

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

軍大將軍以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

騎常侍又軍以儒學與軍事晉荀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

泰始五年卒貞純純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司馬越所殺純第秀純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

模則官至步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

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自充州刺史王昶請與相濟

終日不與言和數賞之爽參軍中郎後朝論以歲餘

聞而辟之及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中郎後朝論以歲餘

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爽參軍中郎後朝論以歲餘

名高欲顯崇營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

缺廚多美酒營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

落子成事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數日遂昏醜遺

豎子成事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數日遂昏醜遺

魏

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

名有竹實數斛白杵而己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

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蘇門乃

對之長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

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

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

不見陰光代為雄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

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數曰天解今六合開星辰隕

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不疾論人將而自然

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時又

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

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

元中坐事誅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

刺史宗正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不師才曠邁不

外者稽矣故人先世自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書曰康家本稽姓
 奚之稽山氏焉魏氏蓋以春秋志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
 于其側遂氏嘗見其喜温曰其本也居內之山陽縣
 與河游者未嘗兄子咸琅邪王戎陳留阮籍相與友山
 濤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
 善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深
 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深
 街避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及山濤爲絕世之選曹郎又從子不
 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絕世之選曹郎又從子不
 康而怒書拒絕因自說不呂昭流子巽及薄湯安武大將軍
 聞淫安妻徐氏而誣安平呂昭流子巽及薄湯安武大將軍
 不負心保明其而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康爲證康義
 將軍因此除音於遂殺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康爲證康義
 既而數曰雅音於遂殺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康爲證康義
 於汲郡共將北山見隱者孫登莫刑哀之若初康探藥
 不對踰時將去康曰見隱者孫登莫刑哀之若初康探藥
 識寡難乎免於今性不傷及物呂安事憎昔柳責曰多
 寡其過謗議沸騰今性不傷及物呂安事憎昔柳責曰多
 愧孫登內所宿心外報良朋康所著文論六性而
 言皆爲世所玩詠康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
 才儁其能免乎稱康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
 廣陵散吾每固之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
 魏志卷二十一
 七中華書局聚

贈	帝	都	好	遂	當	山	又	巽	罪	於	尉	行	元	自	謂	嘉	孫	已	反	所	為	何	所	康	不
太	側	王	友	歷	成	濤	干	為	尋	鍾	時	狀	二	代	破	殺	盛	敗	康	止	裳	許	述	辭	同
尉	故	王	善	顯	濟	啓	寶	相	文	會	誅	檢	年	康	儉	習	臣	有	家	冬	入	而	還	又	
諡	累	師	而	位	者	以	之	國	王	巽	康	除	吏	書	便	康	松	力	輒	則	無	自	曰	晉	
曰	見	敗	紹	帝	疏	為	疏	掾	以	為	會	如	如	告	應	呂	齒	且	給	被	家	為	先	陽	
忠	褒	績	最	諸	曰	祕	謬	時	景	相	作	本	部	絕	殺	安	諸	欲	其	髮	屬	殊	秋	秋	
穆	崇	百	有	公	紹	書	自	陷	元	國	司	傳	郎	事	康	蓋	書	本	起	衣	於	異	竟	云	
公	道	官	忠	贊	如	郎	相	安	四	掾	隸	為	耳	之	也	緣	皆	傳	兵	服	及	如	無	康	
景	初	走	之	曰	此	稱	違	焉	年	俱	景	審	景	明	其	語	正	云	應	食	好	此	言	見	
中	下	惟	情	紹	便	紹	伐	得	以	鍾	有	元	又	審	實	云	元	康	之	飲	讀	北	乎	孫	
下	邳	紹	以	山	可	平	也	以	鄧	龍	中	鍾	與	者	不	云	元	二	以	得	易	山	集	登	
桓	威	獨	待	為	簡	康	破	平	於	也	會	正	也	然	康	欲	年	景	無	鼓	土	目	登		
出	自	以	中	丞	溫	子	母	蜀	司	馬	寶	亦	相	案	山	濤	舉	元	辭	琴	窟	錄	對		
孤	微	身	從	不	敏	紹	字	後	文	云	云	較	七	案	濤	為	兵	中	讓	見	中	得	登		
年		扞	惠	足	有	字	延	始	王	呂	會	八	年	濤	選	應	文	事	者	皆	之	此	長		
		衛	帝	復	文	思	祖	授	故	安	作	年	以	濤	官	母	王	誅	曰	親	夏	公	嘯		
		遂	北	為	又	少	殺	相	遂	兄	司	年	以	始	欲	丘	反	而	母	樂	則	和	不		
		死	伐	準	又	曉	知	國	呂	位	隸	以	舉	以	舉	自	干	可	丘	之	編	不	言		
		於	成	同	音	名	此	若	此	若	善	景	康	景	康	樂	寶	儉	亦	每	草	知	盛		

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

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

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

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

及河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

楨坐北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

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

路雖艱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

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

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博奕高談

娛心哀於寒水馳騫日既沒清風夜起悲笳並載以游

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茲樂難常足下微吟咸以往

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方元瑜長逝風扇化為異物每

念然何時可別方今在鞑一寶紀辰景風化扇物氣和

衆果乘於後車節同時北遵河曲從者鳴笳如啓路文

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北遵河曲從者鳴笳如啓路文

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復四年三三年不見東山

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可支雖徐陳應劉未足解

猶歎其遠况乃疫親故多離其災雖徐陳應劉未足解

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雖徐陳應劉未足解

魏志卷二十一 八中華書局聚

魏	乃	曹	王	朱	給	五	后	誠	子	世	送	君	曰	都	到	不	史	時	遠	仕	游
至	何	子	忠	鑠	年	出	心	泣	而	子	路	溺	我	太	拜	與	王	休	今	從	略
此	敢	丹	言	性	朝	見	不	而	拜	側	攢	欲	和	北	中	威	顧	復	我	者	述
邪	特	汝	將	瘦	京	質	及	拜	也	然	植	也	中	中	士	間	亦	相	游	三	以
質	勢	非	軍	質	師	等	也	王	質	自	稱	世	鄉	入	名	蓋	有	聞	處	人	備
顧	驕	屠	必	召	詔	帝	質	及	左	失	述	語	里	朝	將	不	望	宗	獨	烈	其
叱	邪	机	欲	優	上	曰	別	右	傳	吳	功	曰	耳	質	封	魏	與	故	親	曹	不
之	鑠	上	敢	使	將	鄉	咸	曰	帝	咸	耳	發	王	自	列	有	鄉	稱	並	真	及
曰	因	肉	輕	說	歡	軍	帝	歲	嘗	欲	於	言	嘗	以	侯	天	里	二	受	曹	門
朱	起	吳	脫	肥	時	及	特	視	召	於	是	王	有	且	不	相	人	爵	休	亦	或
鑠	曰	質	吾	瘦	上	將	真	將	進	之	質	當	章	征	為	文	以	封	亦	罄	將
敢	陛	吞	斬	負	軍	以	軍	軍	其	質	皆	行	左	世	本	帝	浮	出	與	豐	位
壞	下	爾	爾	軍	曹	至	曹	曹	及	皆	以	流	右	及	郡	徵	故	為	質	取	又
坐	使	不	遂	貴	真	親	親	親	曹	以	涕	屬	及	入	所	質	雖	始	等	能	今
諸	吾	搖	罵	恥	性	會	會	會	皆	植	可	目	臨	十	幽	與	已	列	俱	無	與
將	等	坐	坐	見	肥	此	此	此	會	歡	多	及	亦	不	軍	車	出	而	在	懷	書
軍	來	咀	案	戲	中	所	所	所	會	會	華	辭	悅	能	事	會	本	故	海	愧	日
皆	樂	爾	不	怒	領	大	大	大	會	命	華	而	世	植	董	洛	國	少	為	路	南
還	獅	不	劍	謂	領	黃	黃	黃	會	郭	而	郭	而	老	治	陽	猶	為	游	不	皮
坐	耳	搖	曰	質	軍	官	官	官	會	初	初	初	初	為	信	信	信	長	處	云	下

樂性急愈志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
 慕作詩曰愴愴懷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
 入步當舒何意中見棄我歸黃墟紫氣靡所待淚
 氣甫連珠太和四年入益身死名不書懷慨自鍾俛庶
 下如丈夫太和四年入益身死名不書懷慨自鍾俛庶
 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益身死名不書懷慨自鍾俛庶
 事帝初親萬幾質以輔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
 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
 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
 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肆行諡曰醜侯羣言
 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諡侯應字温舒
 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字温舒
 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
 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
 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
 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
 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
 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
 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

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
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
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
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
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
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
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
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
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

覬還稍遷尚書

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

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

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

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

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

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以兵入

驚動地險衆疆殆難為慮或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
善之而以絲自典其任遂從絲議兵始進而關右大
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魏國既建拜侍中

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

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

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常即位進封閩鄉侯三百戶

覬音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

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

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

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

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

變情厲性疆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

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

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

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疆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

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

丞河南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

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勅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

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

傳曰尼少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
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
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不
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
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
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
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黃初時散騎常侍河
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王象亦與覲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覲薨諡曰敬侯

子瓘嗣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瓘字伯玉

瓘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
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扶
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
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穎

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

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

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

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

欲專三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
吾殺已者謂殺之使進孔子
政焉使者謂船人曰孔子
河上至使洋者致命進不濟
孔子乎洋何謂也孔子曰夫
進也趙簡子未得也孔子曰
夫也趙簡子未得也孔子曰
殺之黃麟不反于涸澤鳳皇
林則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
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仁猶知
而谷風起龍與而景雲不見
內夫物類違傷其類者今彼
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
車不於是遂回今兄既不能
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
之不從尋復見害虞懼奔揚州

虞別傳載虞道窅過
謝劉表曰虞道窅過
烈孤德隕中規
昭前之績命精
之災悔吝之負
浸潤三至之間
有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必傷天降之禍
存必懼懼有浸
竄存必懼懼有
竄存必懼懼有

責猶多違懼有傷天降之禍
用竄存必懼懼有浸潤三至
是責猶多違懼懼有浸潤三
哲之用竄存必懼懼有浸潤
明望之責猶多違懼懼有浸
笑望之責猶多違懼懼有浸
取笑望之責猶多違懼懼有
滅取笑望之責猶多違懼懼

哀號靡及虞之愚淺言行多
不密用墜禱之愚淺言行多
哀號靡及虞之愚淺言行多
不密用墜禱之愚淺言行多
哀號靡及虞之愚淺言行多
不密用墜禱之愚淺言行多

考窅之愛已衰明哲是用竄
門窅之愛已衰明哲是用竄
考窅之愛已衰明哲是用竄
門窅之愛已衰明哲是用竄
考窅之愛已衰明哲是用竄
門窅之愛已衰明哲是用竄

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
虞別傳載虞道窅過
謝劉表曰虞道窅過
烈孤德隕中規
昭前之績命精
之災悔吝之負
浸潤三至之間
有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必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存必懼懼有浸
竄存必懼懼有

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
虞別傳載虞道窅過
謝劉表曰虞道窅過
烈孤德隕中規
昭前之績命精
之災悔吝之負
浸潤三至之間
有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必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存必懼懼有浸
竄存必懼懼有

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
虞別傳載虞道窅過
謝劉表曰虞道窅過
烈孤德隕中規
昭前之績命精
之災悔吝之負
浸潤三至之間
有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必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存必懼懼有浸
竄存必懼懼有

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
虞別傳載虞道窅過
謝劉表曰虞道窅過
烈孤德隕中規
昭前之績命精
之災悔吝之負
浸潤三至之間
有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必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存必懼懼有浸
竄存必懼懼有

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
虞別傳載虞道窅過
謝劉表曰虞道窅過
烈孤德隕中規
昭前之績命精
之災悔吝之負
浸潤三至之間
有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必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存必懼懼有浸
竄存必懼懼有

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
虞別傳載虞道窅過
謝劉表曰虞道窅過
烈孤德隕中規
昭前之績命精
之災悔吝之負
浸潤三至之間
有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必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存必懼懼有浸
竄存必懼懼有

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
虞別傳載虞道窅過
謝劉表曰虞道窅過
烈孤德隕中規
昭前之績命精
之災悔吝之負
浸潤三至之間
有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必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存必懼懼有浸
竄存必懼懼有

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
虞別傳載虞道窅過
謝劉表曰虞道窅過
烈孤德隕中規
昭前之績命精
之災悔吝之負
浸潤三至之間
有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必傷天降之禍
懼懼有浸潤三
存必懼懼有浸
竄存必懼懼有

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既殺舉有班荆之士人皆自
猶邇敢忘前施傅子曰表旣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
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情而讒言
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
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在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
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
乎以容民

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

文學文帝器之命虞通草書虞答書曰初以尊卑不

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

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

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

自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九九求見齊桓公桓

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

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

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虞上疏曰聖人不以

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

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

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虞別傳曰初虞弟偉與諷善虞戒之曰夫交友之矣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鴻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徙署丞相倉曹屬虞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

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

以死效難用筆陳虞別傳載虞有婦論治道曰昔者周

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

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

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以此非選者之不

用意蓋才匱使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不

皆簡練來備其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以法不爾而數

轉易往來不己送迎之煩不可勝計以法不爾而數

故知惠益於事不成於己而為政者亦可以免其患皆將不

念也盡心於所以民而為黜陟者近頗以此非郡之毀譽聽往

來之為佳者奉法也憂其公實而民也此三事也長吏之

郡雖有所不便往來者為所不安而長吏治雖失計其

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使於此也亦何能去

課之能三年未裁以乃加墾田之少及盜賊事不得依

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田之則無能之吏倚名

之亡叛者為得無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倚名

無益有能之人無名損法之則無能之吏倚名

姦譽妄毀可善之盡

事上太祖甚善之盡

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

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卽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

初二年卒漢別傳云時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

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未爲豫州刺史喬曹脣丕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

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尙書令荀彧所坐者數

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

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

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

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

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永和廷尉王彪之與揚

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

日合朔庚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

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廢

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

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喪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

為先存其事而徵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
 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
 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
 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
 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闈之制與元會禮
 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
 會元會不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御史大夫
 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
 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為
 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
 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
 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
 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
 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
 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
 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
 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

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
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
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
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
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
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
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
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
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
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
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
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
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

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
 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
 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
 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
 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
 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
 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
 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
 音上通輝耀日新矣臣松之以為凡相稱薦率多溢
 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
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
 明思通微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
 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
 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
 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

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

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

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

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尚書光

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

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

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六十

卒子悅字孔暉晉光祿大夫魏襲友入山陽仲長統漢

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襲撰統昌言

理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

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

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善待遇之訪以世

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

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

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

上黨為臣道不統性無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

召輒稱疾不就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

尚書荀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

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多通古今字指凡諸

歎息輒以統為論名曰昌言凡二事四篇散騎常侍陳

留蘇林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建中今為五官將

文稱蘇林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釋之遣中帝作典論

所賜遺卒年光祿大夫京兆韋誕將太僕錄之誕字仲

八加十餘卒年光祿大夫京兆韋誕將太僕錄之誕字仲

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

中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

序古文曰自秦用並善書有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

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

魏初傳古別文者出於中耶立三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科

淳而淳不古別文者出於中耶立三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科

斗之淳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所書猶有盜發魏襄王冢

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盜發魏襄王冢

也其序也漢書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銅人善銘

皆斯序也漢書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銅人善銘

耶斯序也漢書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銅人善銘

誕為武都太守以究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

誕為武都太守以究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

誕為武都太守以究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

誕為武都太守以究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

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錄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
精密簡理不如此淳也其序小字梁鶴謂淳得次仲法
然鶴宜官為大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
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後有
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轉精
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
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
世又尤寶之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
英皆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章仲舒之樂安太
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守譙國夏侯惠在淵淵子事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文錄

日該字公達疆志好學年二十一上計掾召為郎中著
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

官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錄曰摯

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
轉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

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
婆娑槽檻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為騰臣

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寧戚對牛還釋食其處監門
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食其處監門

位不增故官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
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

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子未遭今者有明時胡康

聖世出德音無根之基飛騰雲天奮迅協光熙體無

骨法異伯樂觀知醫聯翩輕栖集還為燕雀嗤韓衆

藥雖良或更不問良醫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

感諸中曰明實不在辭摯人胡康年十五以祕書盧江何

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丞何禎康為神童

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疑是以孟

見禎臣松之案魏有才質不端必有負胡康疑是以孟

楊康事見杜恕傳

傳康事見杜恕傳

傳康事見杜恕傳

傳康事見杜恕傳

傳康事見杜恕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

初中為侍中尚書太傅父充黃門侍郎嘏弱冠知

名變通合徒黨驚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鄧颺好

少有重名為宗主求交於嘏而納也嘏友荀

傑虛心交子合則好下廉頗也嘏答之二賢不睦非國

其量能此蘭相如所以下何平也遠而情初志大

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
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
恐禍及況司空陳羣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

課法事下三府叅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
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
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旣沒六籍泯玷何則道
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
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
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貴官
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
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
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
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
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

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及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叡謂爽弟羲曰何平

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
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
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
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傅子曰河南尹內掌
六鄉六遂之士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
猶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
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
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
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
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
國而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
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
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榷楚而得其實不
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
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遷尚書嘏常以爲秦始皇罷
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
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
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

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
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
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
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
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
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
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
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
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
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
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
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
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

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
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
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
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
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
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略載本

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

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

等表請征吳齊陵晉威行中詔訪尚書傅嘏蘇之禍

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詔訪尚書傅嘏蘇之禍

齊閔辟士兼國開地千里不足破蜀兼平荊州之始

不閔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始

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

文侯先識取亂侮士之義深宏圖大舉之策今權

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

完猶足以延表收民略於深江之表矣或欲進軍大佃

徑渡橫行以延表收民略於深江之表矣或欲進軍大佃

臨之以武誘問攜貳待其崩壞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

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

辱奴秦軍今諸將有短陳越江陵險獨步虞庭即亦向時	勇奮之晏罷士思展搏李信求以二萬獨舉楚人而	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願以十萬之徒咸言和	弊不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	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挈虞必散瓦解安受其	惠倍賞以能招之此方謂也然疑之由厲兵之道以	勞之飽能飢之此謂也然後盛眾不虞之以震之	敵大則役煩力竭以不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	計角之而己資據之勇利歸於拙得用策之而夫屯壘	偏擅勢便資據之勇利歸於拙得用策之而夫屯壘	賊擅襲速決七也凡坐積穀軍士不運急務也	聞討襲速決七也凡坐積穀軍士不運急務也	淺佃作易之五也坐積穀軍士不運急務也	至三也羅兵出遠設間寇鈔不犯四也	士一也兵出遠設間寇鈔不犯四也	審唯錯置及令三最一差完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堵	也險此為無幸夫軍無先戰而後察未勝而非全軍之	行耳目無聞夫軍無先戰而後察未勝而非全軍之	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設其疾落又持重密間諜不	凶同患若恪獨其弊天去其疾落又持重密間諜不	行守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卒立	退之計若始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卒立	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節必貽後患自	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勝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

勝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

也故謂大征而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

關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

朝廷將為之備故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

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

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

魚翁叔之屬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

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為射成

敗而不可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淳以得利為乾

不計乾燥之與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

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

新城不克而歸故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曰故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故以明智交會

魏志卷二十一 三一中華書局聚

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覺由外

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覺由外

至鍾會以之利動取敗禍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覺由外

覩而鍾氏之敗則爲識有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覺由外

不鍾會之情將敗此是爲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覺由外

我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覺由外

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覺由外

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

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

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嘏固勸

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

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

新割目瘡創甚聞嘏言蹶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
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
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
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
受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
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
業基矣豈最爾傅嘏所宜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
間廟世語所云斯不然矣

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故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

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傅子曰初李豐與故同州少顯名早歷大官

內外稱之故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

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故言故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翹善徽翹早亡

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子祗嗣

顯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故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諸

公贊曰祗字子莊故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

弟暢字世道秘書丞沒在胡中著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

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

官興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

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

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

臣松之以為傳

輩定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用才達顯之矣也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魏志卷二十一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

各宋本作名

自潁川邯鄲淳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監本脫儀

字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

陳留路粹注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輩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元本

作加山以為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

大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攢宋本作

攢

劉廙難用筆陳注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

集也○屈監本訛作闕今改正

劉劭日亦不蝕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處監

本訛作虔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臣明楷按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象領祕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非專出一手也

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

○結本或作然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為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士有恆貴官有定則○毛本作士有恆貢

未有六鄉之舉○監本誤六鄉今改正

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閣謂

官簿閣閣也

為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

太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臣浩按劉靖者
劉馥之子也曾爲河南尹傳稱其爲政初雖如碎
密終于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則此靜當爲靖字之
誤

諡曰元侯注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相與監本訛
作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

...

...

...

...

...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 陳羣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

著名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

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

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

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

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

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

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

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
 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
 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
 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
 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
 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
 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
 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
 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
 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稱階
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
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
階篤於守正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
深益重焉

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

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
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
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
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
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
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
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
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
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
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
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
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
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卽拜太常薨帝爲

之流涕諡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

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

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階孫陵字元

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諡皆

有盛名寔字仲弓諡並名重於世寔為魏書曰寔德

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

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諡為司

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太僕令韓融並制

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

無不造門傳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

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

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畫寔紀諡之羔鴈成羣羣為

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

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

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
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尙彊今
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
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
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
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
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
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
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
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
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
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遷爲御史中丞時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

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剕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

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爲侍中
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
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
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
徙爲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尙
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
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
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尙書事帝寢疾羣與
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
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
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
之爲司空故錄尙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
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

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贏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

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
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
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
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
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
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

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
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

時不能

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
百七十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

亂方晉

亦當無乃大殊
長文之言於是為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

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

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

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

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

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
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
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
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
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

宜與古同也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斷礎之制然
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

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後嗣此乃武帝千
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

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
為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

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

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

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

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

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

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
 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
 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第與魏
 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
 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
 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
 龍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
 邑封一子列侯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
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
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
云故少府楊阜豈非不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
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
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
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也夫仁
一也故仁愛之至者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
不得已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嘗言人為忠臣也
其非而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為忠臣也故司空陳
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為忠臣也故司空陳

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徧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

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淮薨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

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

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
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
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
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橫楯三月乃成拒
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
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
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
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
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
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
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
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臣松

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
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
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
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
定軍潛行卒出其

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
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
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
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
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
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
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
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
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
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

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
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沈勇
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
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爲
尙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
出淮泗以泰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
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
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
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
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
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
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
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諡曰穆

侯其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荀顛召文王會朝臣謀

可否泰曰世之論者垂涕而方於舅今舅不謂曰玄伯

弟內外咸共對曰惟賈充以謝天下其文王曰為吾不

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平尚書右僕

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

泰見之悲闐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

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

松之更思其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發後言遂歐血薨盛

改易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

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

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曰太丘長所不寔寔子復不勝而徒

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復不勝而徒

其德漸羣羣子泰四世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而子

恂嗣恂薨無嗣弟温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

勳前朝改封温為慎子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

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

堪並至大位準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郎將

追贈衛

魏

志 卷二十一

十一中華書局聚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立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

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

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惟

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乃割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

此而尚滅寡人無有士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

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

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

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

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

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

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

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

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

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

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

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日以王后令

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

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

亭侯遷尙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

駕嘗卒至尙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

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

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

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

曰主上明聖大人問大臣今若不合下意解故見大人

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

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

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加

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魏氏

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
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
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
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

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

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

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

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
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

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

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

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威
年二十二以兗州

從事為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
為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

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

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
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
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
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
發千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
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
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
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
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
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
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旣踐阼
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
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

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遷尚書明帝卽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
 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
 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
 而賞雍季之言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何而可谷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以谷犯於文繁戰之
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谷犯言告雍季
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
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
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谷犯之言而敗楚人於濮反
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谷犯之謀也
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百代之利也谷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言
務先乎代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
 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
 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
 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

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
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
視尙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
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
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
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
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
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
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

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
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
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

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

留始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非兵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失

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

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阿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

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以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

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

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

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

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

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

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

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

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
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
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
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
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卽位進封康鄉侯
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
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
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
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
成康喻斷虵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
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
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
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

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
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
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
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
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
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
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
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
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
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
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
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
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

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
 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
 遷為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
 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
 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
 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
 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
 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
 義壓疆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
 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

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

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
 政以權為尚書郎傅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
 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
 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

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直為塵穢紙墨不合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

少事馬融與鄭玄合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

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

博士出補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

詰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

利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

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

議欲廢帝上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

去位隱居山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征柳城

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

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

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

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

致薄醴以彰厥德

植有四子毓最小時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

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

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

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

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
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
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
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
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
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
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
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
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
議令史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
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
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饒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

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

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誚帝疾
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
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
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
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
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卽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
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
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
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
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

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尙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爲尙書珽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

字子若
四年卒
追贈子
衛子笏
將軍泰
始中為
尚書僕
射領選
咸寧位

不顧財
利清虛
淡薄勤
修禮典
同郡張
華家單
少孤

贊曰張
華博識
多聞無
物不知
遂廢朝
廷器重
之就家

華起家
太子舍
人病疽
截手遂
廢朝廷
器重之
就家

以爲國
子博士
遷祭酒
永平中
爲祕書
監珽及
子皓

志並至
尚書志
子遷祭
酒永平
中爲祕
書監珽
及子皓

爲司謔
別傳曰
謔善著
文章洛
陽傾覆
北帝劉
琨琨以

爲散騎
中書侍
郎郎琨
著文章
洛陽傾
覆北帝
劉琨琨
以

胡胡中
子孫過
江妖賊
帥盧循
謙之曾
孫

評曰桓
階識覩
成敗才
周當世
陳羣動
仗名義
有清

流雅望
泰弘濟
簡至允
克堂構
矣魏世
事統臺
閣重

內輕外
故八座
尚書即
古六卿
之任也
陳徐衛
盧久

居斯位
矯宣剛
斷骨鯁
臻毓規
鑒清理
咸不忝
厥職

云

魏志卷二十二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臣明楷按
鄧艾傳云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
今改正

陳矯復爲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
字

衛臻輒遣使祠焉注後文生以穢貨見損○監本損
誤捐今改正

盧毓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
作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駁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駁易

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
有字

瑛泰山太守注清飭有文思○清飭毛本作清出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魏

志卷二十二考證

一中華書局聚